

# 2013年 中国杂文精选



每个年度，文坛上都有数以千万计的各类体裁的新作涌现，云蒸霞蔚，气象万千。它们之中不乏熠熠生辉的精品，然而，时间的波涛不息，倘若不能及时筛选，这些作品是很容易被新的创作所覆盖和湮没的。优良的文学选本对创作的示范、引导、推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，对读者的潜移默化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。我们不会忘记许多著名选本对文学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……

向继东 黎安◎选编

# 2013年 中国杂文精选



每个年度，文坛上都有数以千万计的各类体裁的新作涌现，云蒸霞蔚，气象万千。它们之中不乏熠熠生辉的精品，然而，时间的波涛不息，倘若不能及时筛选，这些作品是很容易被新的创作所覆盖和淹没的。优良的文学选本对创作的示范、引导、推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，对读者的潜移默化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。我们不会忘记许多著名选本对文学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……

向继东 黎安◎选编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3 年中国杂文精选 / 向继东 黎安 选编

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4.1

(2013 年选系列丛书)

ISBN 978-7-5354-7110-9

I. 2... II. ①向...②黎... III. 杂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74146 号

责任编辑: 黄海阔

封面设计: 力志设计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责任印制: 左 怡 包秀洋



出版: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
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

开本: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张: 18.75 插页: 2 页

版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版

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275 千字

定价: 29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## 序

有位杂文编辑朋友，他要求所有来稿“直面现实，但要远离‘时评’；不求‘经典’，却能‘常读常新’”。看来，这位朋友也深感当下杂文已被“时评化”了！记得曾有人批评这种现象，说这些时评写手，每天上午打开电脑，在网上一遛，随便抓了条新闻，先复述事件，然后就泛泛谈几句完事。

这样的时评之所以有市场，其原因有三：一是真正写时评的高手不是太多，是高手的又不愿转入声名狼藉的时评市场；二是当下时评编辑的知识与学养不够，鉴赏水准不高，时评发表门槛过低；三是写手们面对海量的时评需求，无需费神多少，写好就满天发去了——哪怕命中率百分之一，也可赚个钵满盆满。

其实，在我看来，文体是没有优劣之分的，文章却有高下之分。有人说时评是易碎品，但梁文道的《常识》不是时评吗？此书竟卖到40万册！看来要真正写出好的时评，是需要学养和见识的。当下的时评，大都就如“文革”中的“小评论”，一事一议，文字不好读，又毫无新意。这样的时评谁读？所以我只能尽量少选了。

或许有人问：杂文和时评是什么关系？我觉得，杂文应该包括时评，但不是所有的时评都能叫杂文。

这里特别推介一位“学院派”写手，她就是清华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刘瑜。刘瑜有海外政治学博士、博士后教育背景，又曾在剑桥大学政治系担任讲师，可谓西方思想和中国经验交融一体。几年前，她出了本《民主的细节》，卖了30多万册；随后出版的《送你一颗子弹》也疯卖着。也许有人说刘瑜的书不是正宗的杂文和时评，其实这正是刘瑜的成功之处。她的文章不像一般“文章家”那样起承转合，而是自成一家，是没有章法的章法，却又浑然一体，举重若轻，我辈写不出。

龙应台说：“民主其实只是一种生活方式”——几百年来，世上说“民主”的书多如牛毛，最著名的莫过于罗伯特·达尔的《论民主》

了——本可以洋洋数万言的问题，大家就是大家，一句稀松平常的话就概括了。刘瑜的《让政治变得家常》更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垃圾怎么扔里都有政治——政治并非都是刀光剑影、尔虞我诈那些事儿嘛，读来耐人寻味。

最后交代一下，杂文看得多了，有时难免心情很坏。其实这世界也平常，不应搞得那么神经兮兮的。各人吃各人的饭，做各人的事，过自己愿意过的“生活方式”就行了。可现实中又做不到，譬如你走在大马路上，要“行人靠右”；你要是坐下来，对着键盘敲几个字，想随心所欲，却又有那么多欲说难言。回想自己在传媒界混了二十多年，所见所闻多多。如今退隐江湖，我庆幸自己再也不用去听谁谁谁叫我如何如何了。然而只要你想做点什么事，哪怕码几个字，总感到有一种巨大而无形的压力在束缚着自己。也许，古人说的是对的：成人不自在，自在不成人。可追求自由自在却是人的天性，鄙人如我者莫不如此。

编这样一本小书，也不是想怎么编就可以怎么编的。是游戏，就有规则；守规则，就只能委曲求全了。但有一点要说明，我做事从来是认真的，以免愧对读者朋友。

向继东

2013年11月25日于羊城

## 小 启

本套《2013 年选系列丛书》，收录了本年度众多优秀文学作品。在编选过程中，我们及各选本主编已尽力与大多数作者取得了联系，没有联系上的作者见此小启请尽快与我们联系，我们会及时奉上薄酬并样书。

联系人：黄海阔

电 话：027 - 87679323

# 目 录 / MULU

## 世 相

|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因为一个电话      | 吴 非 | 003 |
| 何必太“认真”     | 孙少山 | 005 |
| 专家建议“少吃米”   | 徐 强 | 007 |
| 可以有一门“回应学”  | 刘洪波 | 009 |
| 老谷语录        | 吴官正 | 011 |
| 一次平常的新闻活动   | 吴 非 | 014 |
| 一定给你唱台戏     | 毕星星 | 016 |
| 有一种东西叫“摆设”  | 孙贵颂 | 019 |
| “段子”是谁发明的？  | 张笑春 | 021 |
| 春晚：从忽悠到狐疑   | 鄢烈山 | 023 |
| 做骗子要厚道      | 魏剑美 | 026 |
| 未庄村口一堆屎     | 陈 仓 | 028 |
| 不摆鲜花易，当面批评难 | 侯志川 | 030 |
| 看客·报应·心态    | 吴营洲 | 032 |
| 大连女骑警可以下马了  | 阮 直 | 034 |
| 被送红薯（外一题）   | 彭友茂 | 036 |

|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最值得关注的就是“常态” | 宋志坚 | 039 |
| 酒肉朋友         | 王国华 | 041 |
| 汉奸的另类解读      | 刘兴雨 | 043 |
| 县头头的联谊录      | 孙焕英 | 045 |
| “裸官”的尺度      | 姚 宏 | 047 |

## 杂 感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语文第一课         | 邵燕祥 | 051 |
| “书生意气”        | 易中天 | 053 |
| 书边吐槽录         | 胡文辉 | 055 |
| 趣味短文          | 王跃文 | 057 |
| 没有尊严 必有怪笑     | 张心阳 | 060 |
| “做梦也要有标准答案吗?” | 汪 强 | 062 |
| 慎 下 笔         | 庞 旸 | 064 |
| 生命不是用来议价的     | 单士兵 | 066 |
| “剩女”与新词       | 段 炼 | 068 |
| 化羞耻为勇气        | 苗振亚 | 070 |
| 说“日”记         | 孙玉祥 | 072 |
| 从“张灵甫杀妻”说起    | 陈 章 | 074 |
| 解释大师          | 刘诚龙 | 076 |
| “戴嵩画牛”与“牧童评画” | 金 新 | 079 |
| 读旧杂志有感        | 郭怡安 | 081 |
| 假如再多几个赵红霞     | 张桂辉 | 083 |
| “仕高山”再度复原之可能  | 茅家梁 | 085 |
| 说“鸡”          | 徐 强 | 087 |

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赵普的闷葫芦           | 朱 晓 | 089 |
| 雀巢集四则            | 王 晖 | 093 |
| 为张曙光一辩：“石上青苔思杀人” | 鄢烈山 | 095 |
| 公牛和母牛谁负主责？       | 许家祥 | 098 |
| 谁来感动中国（外一题）      | 徐南铁 | 100 |
| 制度即制“度”          | 赵 犇 | 102 |
| 敬畏与谦卑            | 王万然 | 104 |

## 随 想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|-----|
| 麻将与民族性        | 李银河  | 109 |
| 给幸福做一个年终总结    | 闫丘露薇 | 111 |
| 拿什么拯救乡村的伦理沦陷  | 单士兵  | 113 |
| 野菜的记忆         | 邵燕祥  | 115 |
| 从母亲的养老观说起     | 羽 戈  | 118 |
| 为什么就不能流浪      | 闵良臣  | 120 |
| 灰太狼“宿命”背后的逻辑  | 周 彪  | 124 |
| 刘邦的题目须项羽做     | 刘诚龙  | 126 |
| 人生有没有意义       | 吴营洲  | 128 |
| “被丧失”的尊严      | 许家祥  | 130 |
| 大学的行政之累       | 杨建业  | 132 |
| 且以“小人之心”臆测    | 宋志坚  | 134 |
| 霍金还是人类的悲剧？    | 赵健雄  | 137 |
| 西游的“两会”       | 马亚丽  | 139 |
| “放得下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| 秦 海  | 142 |
| 每个人都像孤岛一样存在   | 廖保平  | 144 |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春天的思绪            | 朱大路 | 146 |
| “骷髅”的领悟          | 刘再复 | 150 |
| “强奸陪酒女危害性小”的观念钩沉 | 丁 辉 | 152 |
| 赖活胜过好死论          | 汪 强 | 154 |
| 从一本旧书说起          | 朱铁志 | 157 |
| 有一种可怕叫“东邪西毒”     | 周湘华 | 159 |
| 江湖的魅影            | 周 彪 | 162 |
| 重读《曾国藩家书》        | 赵宗彪 | 164 |

## 温 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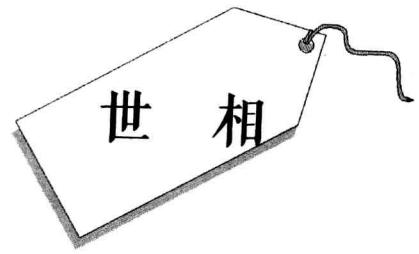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不可复制的魏晋风度(外一题)    | 张宏杰 | 169 |
| 宋人的“敲门砖”          | 晏建怀 | 172 |
| 孙嘉淦的“三习一弊”        | 孙存准 | 174 |
| 王夫之何以批评宋太祖的“微服私访” | 吴 钩 | 176 |
| 献“九鼎”的笑话          | 黄 波 | 179 |
| 溜须·拍马·狗腿子         | 蒲继刚 | 181 |
| 装傻的境界             | 乐 朋 | 183 |
| 秦桧杀不了岳飞           | 魏得胜 | 185 |
| 清朝的“议罪银”          | 王国华 | 187 |
| 不妨做个伪小人           | 夏 昕 | 190 |
| 看乾隆如何读史           | 陆春祥 | 192 |
| 晏子更应该反省自己         | 秦 海 | 194 |
| 大清海军搁浅在颐和园        | 房向东 | 196 |
| “卖官”的境界           | 林永芳 | 198 |
| 术道之间              | 游宇明 | 200 |

|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过去的老师和学生     | 段 炼 | 202 |
| 沈从文改行背后      | 鲁建文 | 204 |
| 不替混账领导背黑锅    | 郑连根 | 207 |
| 由鲁本斯卖画想到的……  | 王 晖 | 209 |
| 细节中的大历史      | 孙玉祥 | 212 |
| 康先生的命题       | 朱大路 | 214 |
| 张季鸾批评民国军界的贪腐 | 王彬彬 | 217 |
| 朱自清不是饿死的     | 智效民 | 220 |
| 赵树理也曾上过“万言书” | 韩三洲 | 223 |
| 胡适与一个未能问世的刊物 | 智效民 | 226 |
| 三纲六纪,不可疗救    | 柳士同 | 229 |
| 杨显东的胆识       | 沈 栖 | 231 |
| 苏晨眼中的杜星垣     | 韩三洲 | 233 |

## 视 点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金庸给我们编了什么梦     | 吴 思 | 237 |
| 文化也是科学         | 资中筠 | 239 |
| 如何识别社会的好坏?     | 茅于軾 | 241 |
| 甘地的当代启示        | 叶匡政 | 243 |
| 是不平等催生法国大革命    | 闵良臣 | 246 |
| 自我如何启蒙         | 王晓渔 | 249 |
| 别对底层道德抱有玫瑰色想象  | 廖保平 | 251 |
| 怀旧是对当下的柔性抗议    | 朱大可 | 253 |
| 让政治变得家常        | 刘 瑜 | 255 |
| 羞耻心是反思国民性的绝好命题 | 章立凡 | 257 |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土耳其改革与“土耳其梦”    | 江思民 | 259 |
| 是什么困扰着乌坎的民主步伐   | 党国英 | 262 |
| “访贫问苦”不若“访正问义”  | 张心阳 | 264 |
| 《水浒》的集体发泄       | 鲍鹏山 | 266 |
| 史学与“向善”         | 吴营洲 | 269 |
| 防止“正能量”被异化      | 安立志 | 271 |
| “发展”的罪恶         | 杨建业 | 274 |
| 鼓掌是一种“社会传染病”    | 徐 贲 | 277 |
| 政府应多关注弱势群体(外一题) | 连 晨 | 279 |
| 《甄嬛传》宣扬了什么      | 庞 旸 | 282 |
| 中小学生守则该大修了      | 刘效仁 | 284 |
| 实事求是种种          | 汪 强 | 286 |
| 齐景公为什么不敢“平坟”?   | 狄 马 | 288 |





## 因为一个电话

吴 非

一年前的事，现在才方便说。

那天，去城西的路上，看到一件危险的事：旁边山坡上有一株枯树倒在人行道上方的电缆上，而这电缆也坠了下来。这枯树枝直径十几公分，就横在人行道上方，估计是大风刮倒的。为什么没人来清理呢？这个地方，是党校还是军队的，我分不清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想到自己的担心可能多余，这种事不可能没人管的，也许马上就会来人了。两个星期后，又从这条路上过，发现那棵枯树仍然悬在上面！——这回我非但不敢小觑，而且百思不得其解：半个月了，何以竟无人过问？这块地到底归谁管？为什么无人巡视？为什么没有警示标志？万一再有风雨压断电缆，或是枯树砸在老人或孩子头上，那很可能出人命。

我站在那里犹豫了好一会儿。每次看新闻，总有“事故发生后，省市领导高度重视”，从没有“事故发生前，群众高度重视”的说法。这回，我来“高度重视”一下，不让这棵树砸在市民头上，也就轮不到他们“高度重视了”。于是掏出手机拨了110。电话接通，服务台警察详细问我是谁家的地盘，枯树倒下的位置，我告诉他，对面有家商务酒店，很好找。打完电话，才走了几步，手机响了，短信：“请您对刚才报警中接警人员的电话进行点评，回复序号：1. 满意；2. 基本满意；3. 不满意……”我极其惊讶，但我不知道我的手机何以有这样的功能。正不知如何是好，电话响了。这是辖区派出所的电话，让我把情况再说一遍。于是不厌其烦，再次告知具体地址和周边情况，并建议他们：要快处理，如果出了事就麻烦了。对方警察说“我们马上联系”。我放心地走开。十分钟后走到路口，电话又响了，一个陌生人问：“我们是某某园林管理处，你是不是打过报警电话，说哪里有棵树倒了？”我第三遍说这棵枯树的事，对方说：“这山坡上的树木不归我们管的，但我们马上派人去看看。”等到第四个电话打来时，我回到家，对方讲话比较快，好像是某处某所的，说：“这是哪个单位的树，弄不清楚，但是我们已经派人去处理了。因为是你打的电话，我们按规定特地通知你。”



手机上还有条短信，刚才忘了看了：“请再次对出警工作进行点评：4. 满意；5. 基本满意……”可是我又不明白这回怎么又变了“4”？——我老眼昏花，根本没法在屏幕上同时找到数字按键。

做点事，竟然牵动这么多部门，可怜我体弱无人帮忙，也没有工具，更不敢碰人家单位的“财产”，要不自己动手，省得麻烦那么多人。

更没想到的是这事仍然惊动了政府！一周后，在上海办事，接到南京“有关方面”一位女子的电话，问：“您是不是打过一个报警电话？……您对有关部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是否满意？……”这回我再也忍不住了：凭什么这样没完没了地要我感谢？我发了火，告诉她：“这件事，原本是你们的责任，你们不管，我代你们过问了，是我在排忧解难，是我帮你们预防了事故；你们不但不感谢我，反而一再要我表扬你们，这很不像话，告诉你们：我很不满意。”对方还算有礼貌，态度很好，表示道歉，随即挂了电话。

现在，我每走过那条路，还是要抬头看看，会不会又有一棵枯树倒下来。——幸亏只是棵不会说胡话的枯树，要不我还不知道有多大的麻烦呢。我们来“假如”一下：假如“命中”的是我这样一个普通群众，那也就罢了，假如砸中的那人刚巧今年有可能获诺贝尔奖，那将会有什么样的新闻呢？

无论如何，我的一个电话引发了“部门”和“机构”的工作程序，有那么多人因此而有了工作的机会，而且可以变为各种各样的统计数字，先加减后乘除，制作成各种展板表格，最后成为某些人“办实事”的业绩……

但是，我绝不会因为没有人感谢我（或是“满意”我）就视而不见，无所作为，这是我和他们的不同之处。

（原载《文汇报·笔会》2013年2月20日）



## 何必太“认真”

孙少山

一进县政府大楼就被警卫拦下。我说要见某副县长，他们要我先打电话联系，我说没有电话，他们说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公事公办，眼睛都不再看我。我再三介绍自己曾经在这个县政府任过职，想见一见老朋友，他们商量下，决定派一个带我上楼。可是这副县长不在，他就让我下楼，而我数千里来连面也见不到，不甘心，想找一个熟人，在走廊里刚走几步就被严厉地制止——不能乱走！我曾经在这个县政府当过四年副县长，虽然有职无权，但也算是一个“领导”的，现在竟然连走几步都不行？一股酸劲儿上来，我骂道，人民政府人民走几步都不行？你滚开，算什么东西！

他掏了对讲机，一号，一号，这里有人闹事儿，还骂人。一号立刻从电梯上来，两人把我押下去。大厅正吵着，忽听一个人说，这不是孙县长吗？一声春雷，我遇到了救星！故事到此结束。此后这两个警卫在我进出时都立即向我立正、敬礼，弄得我很尴尬。特别是我骂过的小伙子身材高大，仪表堂堂。

认真说起来，他们的做法并无错误，只是太认真。县政府又不是什么军事重地，我自觉长相还不像什么歹徒，实在用不着如此警惕。何况他一个二十岁左右，身高在一米八五以上的小伙子，面对一个赤手空拳、白发苍苍的小老头儿，即使是歹徒又能有什么危险？他何必这么认真？进一步说，如果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要见个副县长都见不到吗？

世上很多让人憎恶的人并不是道德太恶劣，而是执行上级命令时对我们老百姓太认真。当年我们煤矿的那个民兵连长就是太认真。发给我们每人一根棍子当步枪，天天训练；在大炕上开批斗会，要我们每个人都发言；进村的陌生人他都要当成苏修特务，没完没了地盘查；事事他都认真得叫人受不了。后来弄得人人都反对，在矿里住不下去了，只好滚蛋。他们这样的人并没有什么决策的权力，但整个社会都让他们搞得紧张。其实，很多时候，领导把他们放那个位置只不过是摆设而已，但他们就能拿鸡毛当令箭，兴风作浪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许多悲剧就是这些太过认真的人制造出来的。